

「無限亮」藝術節呈現《夬兒行》

舞蹈家克萊兒・康寧漢

不走尋常路

「認識不如感受」，第七屆「無限亮」藝術節以此為主題，帶來11套音樂、舞蹈、戲劇及電影等節目，透過藝術促進社會共融。其中，由國際知名舞蹈家克萊兒・康寧漢所帶來的單人舞作《夬兒行》這周末正進行亞洲首演。

克萊兒與枋杖在舞作中一起「上山入海」，更以登山及極地探險來作微妙比較，探討與分享殘疾人士如何感知與探索世界。透過詩意又親密的劇場呈現，她希望觀眾發現世界上不同人群的多元視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無限亮」提供

克萊兒・康寧漢拄着枋杖，用十分迅捷的步伐走進了訪問所在的會議室。「這是我第二次來香港，上次來已經是二十多年了。」她蹙起眼睛，「記得那次我們在文化中心演出，香港之後還去了台北。」這次重訪，讓她感覺很奇妙，好多東西都熟悉又陌生，「20年前，我絕對不會想像到自己未來會踏上這樣一條道路，這次我更是帶着自己的作品來，而且是這麼大的藝術節。多麼美好的旅程！」

克萊兒與舞蹈的結緣同樣是一段「美好的旅程」。她說成為編舞家最初完全不在自己的計劃中，「我最初想成為歌唱家，歌唱就像是我的靈魂，透過歌唱表達的是最純粹的自我，那才是我的本真。但我想像不到當歌唱家能怎麼維生。」20多歲時，她曾在蘇格蘭的一家殘障藝術公司工作，「然後我意識到，作為一名表演者，我需要擁有更多的技能才能被僱用，僅靠唱歌是不夠的。」她開始學習表演，並開始接觸空中藝術。「比如空中飛人和空中鋼索等，因為我意識到，由於我長期使用枋杖，我的上半身很有力量。我對空中技巧好奇，然而我並不覺得它是舞蹈，那時的我覺得它更像馬戲。」她笑道。

但在學習中，克萊兒遇上了後來的好夥伴、美國來的編舞家 Jess Curtis，在後者的啟發下，她開始對自己如何運用枋杖產生了好奇，「多年來，克萊兒・康寧漢運用枋杖探索新的舞蹈語言。」

●多年來，克萊兒・康寧漢運用枋杖探索新的舞蹈語言 攝影：Sven Hagolani

「這些我在枋杖上做的小技巧和平衡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卻讓我開始好奇，他會說：『好吧，多玩一點這個，現在試試那個，如果你這麼做會發生什麼？』我開始對枋杖的運動潛力產生了興趣，我就是這樣開始跳舞的。」她形容自己逐漸癡迷其中難以自拔，後來獲得相關的資助後，便得以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動作語言。命運之輪似乎由此開始運轉，「但當時我從未打算成為編舞家，我只想成為表演者。我花了很多時間才感覺到我也有權利去擁有這個頭銜。」

枋杖是親密的夥伴

克萊兒用「Quanimacy」來形容自己的舞蹈風格，這個自創詞來源於「queer」與「animacy」的合體，靈感來自學者 Julia Watts Belser 關於「酷兒生命體」（queer animacy）的論述。「她提到使用輪椅的人和他們的輪椅之間的關係，例如有些人會給自己的輪椅起名字，還有一些人會將自己與輪椅看作是一個集合——『我們去商店，我們去酒吧』。輪椅就像一個夥伴，這個物體似乎有了一種生命力。當我讀到這論文時，有了一種頓悟的感覺。」對克萊兒來說，枋杖於她亦是特別的存在，「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物體，它非常個人化，和我很親密。我在乎它們，它們是伴侶，也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克萊兒將枋杖看作身體的延伸，在舞蹈中不斷探索如何與它們共舞，對她來說，自己與枋杖間是一種「真正的溫柔與關懷」，在沒有人可以共舞的日子裏，枋杖如同是她即興舞作時鄭重相對的對手。但她強調，自己並沒有將枋杖擬人化，而是將其「酷兒化」，將其轉化成了在社會所認知的慣常功能以外的東西。「它們也改變了我的身體，我的身體變得強壯了，重心也不同了。」克萊兒說。這些微妙的感受在她讀到 Julia 的論文時被一點點亮，「終於說出了我無法向任何人解釋的感受。」

關於「散步」這回事



●舞作音樂採用馬勒的《旅人之歌》（Songs of a Wayfarer）。 攝影：Sven Hagolani

這次克萊兒帶來香港的單人舞蹈演出《夬兒行》（Songs of the Wayfarer），英文名其實指向馬勒名曲《旅人之歌》，中文名中的「夬兒」（Crip）則是部分殘疾人士所擁抱的政治文化身份認同。在作品中，她從「走路」及



●國際知名舞蹈家克萊兒・康寧漢 攝影：Sven Hagolani

「散步」出發，探討枋杖用家如何以「四條腿」來探索與感知世界。「對我們來說，不存在『散步』這回事。」克萊兒笑着說，「走路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功能性的，為了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為了移動，為了保持強壯。」在人類的歷史上，在我們慣常的認知中，「散步」有着悠長的歷史，是令人愉快的人類活動，更別提那些膾炙人口的哲學家的散步故事了。「可是實際上，有很多人不散步的。」她說，「殘疾人士用來去超市的技能，和人們去登山和技能一樣。」規劃路線，做好準備，保持體力，留意休息，「而且不是什麼地方都能去，因為你還要考慮怎麼回來。」

克萊兒的話如同驚雷，突然逆轉了記者的視角。正如她所說，對於殘疾人士來說，走路或者散步不是輕鬆悠閒的理所當然的事情，它需要計劃，需要努力，需要能量，需要持續的注意力。



●在舞作《夬兒行》中，克萊兒・康寧漢探討殘疾人士如何探索世界。 攝影：Sven Hagol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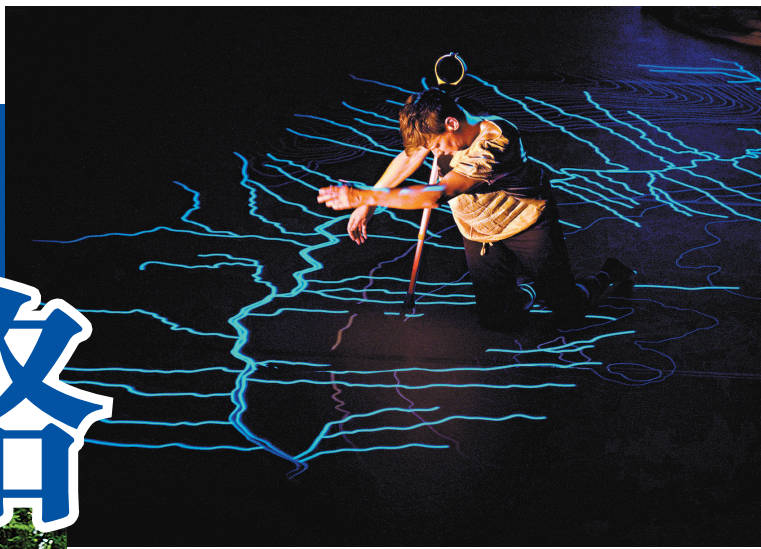
面對的挑戰，以及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不一樣的世界——以一種詩意又自然的方式。

「對於殘疾人士來說，旅行到底是什麼？」她說，「比如在走路時，我們注意的是什麼？因為我使用枋杖，所以走路時往往是看着地面的，對我來說，一直抬着頭才是不自然的。我意識到我因此發展出各種奇怪的知識，例如，我會對角度、地面的不同質地非常敏感，甚至有時會感興趣如何根據地面來判斷我是在哪個國家……諸如此類的事情，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對於克萊兒來說，舞作創作的初始，是關於移動、旅行、定向的想像。但就如同《旅人之歌》並非只是關於旅程，最終也是對孤獨與渴望的訴說，《夬兒行》到最後不斷延展，也不再只是關於物理空間的感知與定向，而是對於人生的想像，「對於人生中的失去與變化，要如何導向？如何確定方向？」

克萊兒・康寧漢《夬兒行》

日期：3月8日 晚上8時，3月9日 下午5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



●對於克萊兒・康寧漢來說，枋杖更像是肢體的延伸。 攝影：Sven Hagolani

看見不一樣，理解不一樣，擁抱不一樣

克萊兒說，從非常個人的經驗出發建構作品，再將其擴展到具有普世意義並呈現出來，正是她所擅長的。「我的方式是，允許人們在劇場這個空間中認識自己，而不是給出結論。在過去10年中，我的作品越來越多地是關於創造出一個空間，強調的是沒有唯一的方式來體驗世界。我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你的方式也不是。我允許人們以自己的方式來體驗表演，並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它。」她說，人們有各種方式來「穿過」世界，有人依賴視覺，有人依賴聽覺，有人則藉助輪椅；有些人很快，有些人則很慢。而她試圖透過演出來解釋這種多元共存的世界。對於她來說，劇場永遠是這麼一個特殊的場域，所有人在這裏打開自己，去感知，去理解，去接受永遠有另外一種或很多種視角；沒有視角是完美的，但它們共同組成了世界。

多年來，她也一直嘗試改變劇院的傳統設置。現今大部分劇院的設計，對於殘疾人士並不友好，「對我來說，劇院是關於聯結與溝通，它也是關於熱情與好客的。但傳統劇院是為非常特定的身體所設計的，而我很關心的許多殘疾人士的身體在這些空間中並不受歡迎。」殘疾人士只能正襟危坐在特定區域，意味着在座位的選擇上已經失去自主權及選擇權，「這不是平等的體驗。」克萊兒希望改善這種情況，給觀眾更多的選擇——坐在舞台上有何不可？躺在豆袋上又如何？只有在舒適的狀態下觀眾才能敞開自我。

她也希望讓觀眾更接近，並且擺脫表演者與觀眾間的等級觀念。「我喜歡親密感，我的作品也通常非常細緻，能夠靠近看確實有幫助。但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為了我的觀眾。我想感覺到自己也是集體體驗的一部分，這是我作為表演者一生在嘗試的事情。我意識到表演也是一種社群體驗，對我來說，這是互相見證的過程。所以，我對被物化不感興趣，把自己放在舞台上，面對着漆黑一片的匿名觀眾，感受到他們只是在審視我，這讓我感到不愉快。你知道，我一生中已經被物化和審視得夠多了，我在醫院中被審視，我在街上被審視……所以如果你來看我，我也想看到你，這才是我的表演。」克萊兒說，自己關心殘疾觀眾的體驗，不斷思索如何創作無障礙作品。對於許多殘疾人士來說，光是來到劇院就是不簡單的旅程，所以在劇場中，她對「黑暗的房間」不感興趣，她希望為每一個努力來到劇場共度演出時間的觀眾創造出舒服的空間，「我希望人們看到並意識到彼此。」她說。



●克萊兒・康寧漢希望與觀眾更接近。 攝影：Sven Hagolani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首度歐洲巡演 助力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首次遠赴歐洲，成功在倫敦和巴黎兩大文化藝術重鎮演出多場音樂會，並舉辦交流活動，反響熱烈。是次歐洲首演標誌着樂團在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和傳承敦煌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在大英圖書館演出。 主辦方供圖

古樂方面踏上新里程。

2月21日，樂團在大英圖書館舉行首場演出，在圖書館所舉辦的「絲路綠洲——古代敦煌生活」展覽閉幕典禮中，樂團特別呈現為此創作的全新曲目，90分鐘的演出掌聲如雷。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創辦人紀文鳳於大英圖書館歡迎會上表示：「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將敦煌的豐富文化帶到倫敦和巴黎。樂團自2018年成立以來，分別在香港、內地及東京舉辦超過60場音樂會。今次有機會向歐洲觀眾以音樂呈獻中國舉世矚目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敦煌，更是難能可貴和極具意義。樂團的使命和目標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向世界推廣敦煌的璀璨文化遺產。」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羅莘桉亦表示：「香港天籟敦煌樂團今次的演出展示了跨越語言和文化界限的音樂力量，促進國際友誼。香港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為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願景提供了良好基礎。」

當地媒體對音樂會反應熱烈，在《歐洲時報》的採訪中，英國觀眾塞格斯表示，音樂結合壁畫的視覺藝術表達很新穎，尤其是《大唐禮讚》將壁畫中的禮樂盛景與現場樂器相對應，是穿越千年時空

的致敬和傳承，令人心潮澎湃和感動。另一位在英國文博機構工作的愛瑪表示，樂團以現代音樂手法演繹敦煌古樂譜令人驚嘆不已，真心希望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可以在更大的舞台演出。

其後，樂團分別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2月22日）及倫敦大學學院（2月23日）表演並舉行交流活動，與師生共同熱烈討論樂團根據藏經洞（敦煌莫高窟第17窟）內發現的樂譜而創作的曲目，並深入探討敦煌壁畫，以及壁畫中描繪的古代樂譜和傳統樂器。

最後一站，樂團應巴黎中國文化中心之邀（2月25日），為當地文化界演奏敦煌天籟之音，深深打動法國觀眾。法國音樂家安托萬回應巴黎中國文化中心的採訪時稱讚道：「《水鼓子》與《莫高精神》的創新演繹令人耳目一新，充分展現了東西方音樂元素的巧妙融合。」文化交流工作者弗朗索瓦・馬丁則表示：「傳統古譜與現代音樂語言的結合令人驚嘆，給古老的旋律賦予新生命。」

音樂會上演出的十首原創曲目均由樂團的駐團作曲家甘聖希和朱啟揚所創作，敦煌壁畫、雕塑及其背後的文物與故事啟發了他們的創作意念。為了提升視聽享受，音樂會更配合動畫視覺，讓觀眾沉浸於令人震撼的敦煌藝術中。